

新训季

秋风徐徐,大别山麓,漫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湖北红安烈士陵园内,明媚的阳光暖暖洒向纪念碑一侧,和煦的微风轻掠过军旗一角。

210公里的“微长征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熊峰

这个来自北京、从小坐在父亲肩头去天安门看升旗的小伙子,在这一刻意识到,被授予学员军衔,意味着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军人:“寒假再去天安门看升旗,我一定要面向国旗敬一个标准的军礼!”

走一路悟一路——在“艰难一日”里品咂军人的苦与甘

深秋,给这片红土地的山林也染上了红色。一片红色中,飘来了一串串蓝色迷彩的身影。

几个小时,却是另一番景象——双腿开始发酸,脚步变得沉重,季轶体力不支,跟着前面的队伍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

“长征路那么哟嘿!爬山坡那么哟嘿!海工的学子西里哟哟嘿!不畏难那么哟嘿!”这时,队伍中远远传来了号子声,熟悉的旋律让季轶不由自主也跟着唱了起来。

“上山勇猛如飞龙,军旗高举指苍穹。手握钢枪走在前,披荆斩棘当先锋。”这是王思力写给“尖刀班”战友的诗。

落到后面的严迪,加快脚步追赶队伍。前方传来的快板声让他精神一振。

钱启俊感到温暖的,是行军途中那浓浓的战友情。行至中途,他疲惫不堪,行走越来越困难。

“苦不苦,想想红军两万五;累不累,想想红军老前辈。”广播车上嘹亮的



图1:拉练中进行攀绳网演练。



图2:穿行在将军故里。



图3:快板队在拉练间隙即兴表演。



图4:庄严的授衔时刻。

陈晓军、杜树凯摄

口号声鼓舞着学员的士气,也从某种意义上传递着今日拉练对革命先辈的崇拜与致敬。

走一路学一路——“呼吸着英雄的气息”

青砖灰瓦,斑驳旧墙,一座简陋的山村老屋门前,横匾上赫然写着“秦基伟故居”。

“秦基伟15岁就矢志要走‘革命路’,凭着‘革命到底,死了算’的顽强意志,在负伤的情况下坚决不掉队,顺利完成了长征,并成长为我军著名战将。”

罗曼·罗兰说:“打开窗子,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。”听了革命前辈众志成城、抗击侵略的战斗故事,余周楠仿佛回到了烽火硝烟的岁月,陷入沉思。

140000,镌刻在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墙上的数字,连同22552位烈士的姓名,让赵琛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钱佳宝心底蓦然涌起一股暖意。“在这里,到处都是先辈们不怕牺牲、奋勇前进的身影;在这里,到处都是军民鱼水密不可分的浓浓情谊……”

这个从河北邯郸来的小伙子再一次修订了考军校的初衷和理想:当初,他以高出河北一本线119分的成绩考到这里,仅仅是为了圆父亲的一个心愿。

而红安丰富的教育资源远不止8处。在公路两侧,一处处革命“遗址”或“故居”的指示牌醒目而密集;在山村的田间地头,革命前辈的姓名、照片、生平事迹被镌刻在石碑上……

让学员们感动的,还有将军故里的父老乡亲。每次队伍路过村庄,队伍两边都驻足了当地老乡亲们。

直到赴红安拉练前的一次紧急集合,因为迟到了1分钟,从而影响了整个队伍的行程,张川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张川开始调整自己,走路时抬头挺胸、手臂不由自主地擦裤缝线;软软塌塌的被子变得有棱有角,说话做事也变得干脆利落……

“小时候在家里松散了,基本上没有内务的概念。”

张川初到军校时,没有找到天之骄子的骄傲,迎面遇到的是生活中的各种不适应:早上6点钟起床、1分钟要穿好衣服下楼列队完毕、被子要叠成“豆腐块”,甚至连牙刷的摆放朝向都要统一……

走一路练一路——通向战场的路始于足下

夜幕降临,张川正在帐篷里叠新发的冬训大衣。

“嘟嘟……”紧急集合哨音突然响起,穿透山村宁静的夜空。

这是军营再平常不过的风景,却是这些新学员军旅生涯中必经的转折。经过了思想、心理、体能等诸多无形关口,他们将踏踏实实开启新的旅程。

张川初到军校时,没有找到天之骄子的骄傲,迎面遇到的是生活中的各种不适应:早上6点钟起床、1分钟要穿好衣服下楼列队完毕、被子要叠成“豆腐块”,甚至连牙刷的摆放朝向都要统一……

直到赴红安拉练前的一次紧急集合,因为迟到了1分钟,从而影响了整个队伍的行程,张川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万花筒

欢乐“囿”事

多彩的军校生活有苦有甜、有笑有泪。挺拔的军装下,装着学员青春阳光的“帅”,也藏着傻气憨气的“囿”。

人非生而知之,每一件囿事都是成长的履痕。“肆无忌惮”地犯错、“毫无保留”地出糗,每一件囿事都留存着青春记忆,它镌刻了彼时的尴尬,却灿烂着现在的脸颊;它曾经急切地想被翻过,现今又悄然被拾起。

一次,遇到一道难度较大的题目,我的头脑开始发热,渐渐感觉口干舌燥。于是,我一边看题,右手一边在桌子上摸索水杯,当碰到一个瓶状物体时,我想都

的从床上跳下来,班长也一脸蒙地坐了起来,跟着一起打背包……

当战友们打好背包,整装待发时,看到了仍在熟睡中的我。听着我嘴里重复的梦话,方知是我“谎报”军情。

一次听到紧急拉动的哨声,我迅速换好衣服,打起背包,带好装具。

回到班里,新训班长一边用相机拍下我狼狈的样子,一边笑着对我说:“想不到你这么喜欢紧急集合,那咱晚上就来几趟,满足你。”

新训的一天夜里,白天隔壁班紧急集合的场景忽然浮现脑海,战友们忙碌的身影如此逼真,睡梦中的我心头一紧,大吼一声:“三班紧急集合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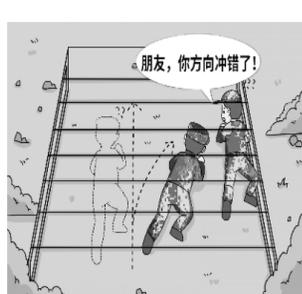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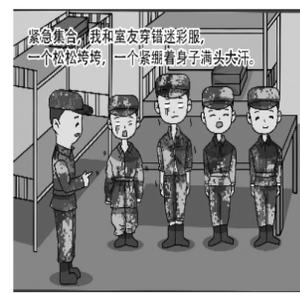
的从床上跳下来,班长也一脸蒙地坐了起来,跟着一起打背包……

当战友们打好背包,整装待发时,看到了仍在熟睡中的我。听着我嘴里重复的梦话,方知是我“谎报”军情。

一次听到紧急拉动的哨声,我迅速换好衣服,打起背包,带好装具。

回到班里,新训班长一边用相机拍下我狼狈的样子,一边笑着对我说:“想不到你这么喜欢紧急集合,那咱晚上就来几趟,满足你。”

新训的一天夜里,白天隔壁班紧急集合的场景忽然浮现脑海,战友们忙碌的身影如此逼真,睡梦中的我心头一紧,大吼一声:“三班紧急集合!”



我们是兄弟

■杨雨晴

凌晨的校园无比寂静,环望四周一片昏暗,只能听得到风的呼啸和雨水打在雨衣上的滴答声。

“嘟嘟……”紧急集合哨音突然响起,穿透山村宁静的夜空。刚刚还在准备洗漱的学员,顿时神经紧绷,快速整理着装束,携带好装具奔向集合地域。

就在这时候,几位战友在横木下用手搭起了“人肉气垫”。“没事儿,你大胆跳,掉下来我们接着你!”

拼命一跃,我的胳膊成功挂在了横木上,但身体却悬在半空中摇摇欲坠。紧要关头,他们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让我踩着往上爬。

和大家朝夕相处的时光是那么的纯粹、真诚。在他们面前,我不必顾忌“淑女形象”,只管表现最真实的自己。即使有时会留下很多糟点,被他们“无情吐槽”,但我还是喜欢做他们的兄弟,永远的兄弟。

李建文绘

(刘任丰整理)